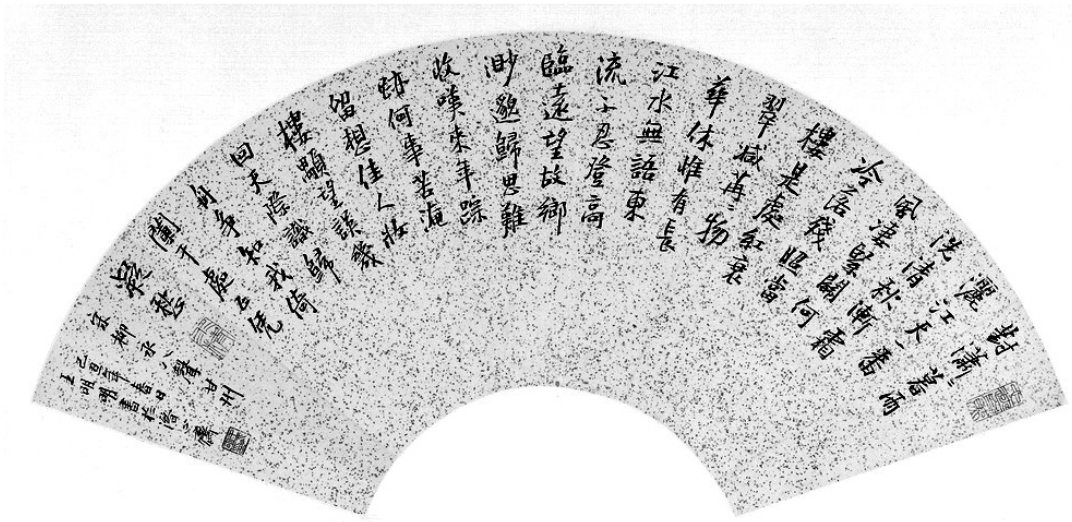


追求心中的闲和安静

王明明



柳永词

王明明 书

我5岁开始学画。那时父亲说书法是中国画的基础,于是让我临欧阳询的《九成宫》。我把临的字拿给苦禅先生看,他先把纸翻到背后看看是否力透纸背,后告诉我用笔的方法。“文革”时无法画画,我每天在家中练字,先后临了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,汉代的《礼器碑》、《曹全碑》,以及《圣教序》等,并经常请教徐之谦先生,他教我认识各种字体的间架结构与书写规律。顿立夫先生住在我家对门,我常去他家看他治印,请他讲叙张大千、王福厂先生的治学精神。后来又与父亲一起去拜访启功先生,在小乘巷的平房内听启先生讲传统书法和书法的结构关系,使我眼界大开。那时我在书法上只是用力,勤于练习。

在工厂10年中,我经常刷巨大的标语、刻钢板、出小报、写大字报,在全国各种展览中写不同字体的美术字和楷书,各种宣传工作锻炼了我,我自己也用心去做,边干边学。

1978年进入画院后,紧张的创作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使自己忽视了对书法的重视和练习。上世纪90年代,创作之余我又开始练字,临一些魏碑、草书及小楷,时而写,时而停。闲暇之余我慢慢养成了读帖的习惯,感到提高眼力比手头功夫更加重要,开始着力思考和研究书法与绘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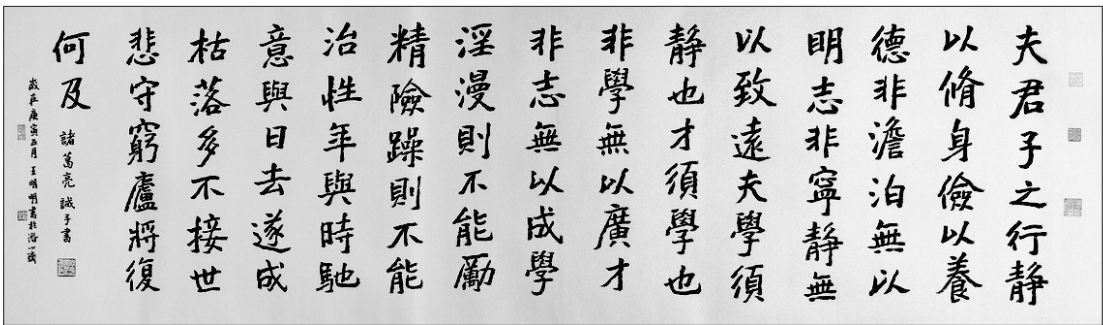
在研读历代名帖中,我慢慢对传统书法产生了新的认识,敬畏之心油然而生。书法家只有在传统中反复进出,才有可能达到至高的境界。历代大家都有“百炼钢化绕指柔”的功夫与境界,达到自成一家。书法中最重要的是要讲究法度,法是基础,度是分寸,如果在书法创新中不注重基础与分寸,就不可能获得新的高度。

从历史的纵向中研究书法大家,传统与发展的脉络会看得很清晰。但在与同代书法家的横向比较中,我们可能看不清自己的位置,而且易于满足,标准也容易降低。如果把自己放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去审视,会使自己变得清醒与冷静,找出差距——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太多了。董其昌对学习传统书法的三个发展阶段的精神论述,是我学习书法、体认经验的重要借鉴。董其昌在从初若印泥的“形模”“格辙”,到中若印水的“神理”“神采”,再到终若印空的“顿悟”方式产生自己集大成之艺术风格的境界中,给我们总结了书法创作从渐修到顿悟的过程,这是何等宝贵的经验与规律!

创新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修为和认识。新观念代替不了真功夫。任何侥幸与自傲都是徒劳的。只有按照艺术的规律去努力才有可能进入新的境界。50年绘画创作的历程使我认识到书法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。中国绘画史

上如米芾、苏轼、赵孟頫、文徵明、董其昌、八大山人、徐青藤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李可染等诸大家的书法与绘画齐名,在绘画与书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他们的书法高度支撑着绘画的高度,因为在中国画的最高境界中,书法是重要的基础,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造型是唯一的基础。书法与中国画中的线条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艺术都无法比拟和取代的。在艺术创新中,不少人以急功近利的方法,试图用其他的艺

术语言取代中国画中的线条,试图用色彩来掩饰用力线功力不足的弱点,试图用印章来代替自己根本不写书法的不足与缺失,如果画与书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他们的书法高度支撑着绘画的高度,因为在中国画的最高境界中,书法是重要的基础,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造型是唯一的基础。书法与中国画中的线条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艺术都无法比拟和取代的。在艺术创新中,不少人以急功近利的方法,试图用其他的艺



诸葛亮诫子书

王明明 书

旧文新刊

现在讲到选帖问题了,这是一个初学者最需要及早地、正确地理解的问题。初学者往往把这个问题去请教“先进者”是必要的,但问题就在于把这件事解决得适当不适当。在过去,也许是风会使然吧,一般老辈讲到书法,总是教子弟去学颜字、柳字,颜是《家庙碑》,柳是《玄秘塔》之类。大家同样地说:“颜筋柳骨”,写字必须由颜、柳出身。他们不重视到学习者的个性近不近,对于颜柳字帖的兴趣有没有,他们是很负责的、教条式的规定下来了。那么,这办法究竟通不通呢?正确不正确呢?这里我不加论断。我想举几个例子,谈谈自己的看

的见解和理由如下:

选帖这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,是件终身大事,选择对方应该自己已有主意。世俗有一句话,说是:“衣裳做得不好,一次;讨老婆路子走错了,就不容易改正过来。如果你拿选帖问题去请教别人,有时就好像旧式婚姻中去请教媒人一样。一个媒人称赞柳小姐有骨子;一个媒人说赵小姐漂亮;一个媒人说颜小姐学问好,说落得一副福相;又有一个媒人说,欧阳小姐既端庄又能干。那么糟了,即使媒人说的没有虚夸,你的心不免也要乱起来。因为你方寸中一定要考虑一番:不错呀,

的“自来体”,一家碑帖都未写成功。就等于谈情说爱太便当了,结果大家都容易分手一样。

由于如上的见解、理由,所以对取为师法的碑帖方面,我是主张应该由自己去拣选。父兄师长所负的指导责任,只是在指点你们有位名家,哪几种碑帖可以学;同一种碑帖版本的高下,哪几种是翻刻的,或者根本是伪造的;学某某家应该注意某种流弊,以及某些技法方面的知识等等,就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而已。

在这里,另一种问题还是有的。比如说,你的笔性是近欧阳询的,或者是近褚河南的,或者是颜真卿的,你是决定学欧或褚或

白蕉谈选帖

法和理由,请诸位自己去分析、去判断。

譬如说,你们现在问我到南京去的路怎么走法,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,路子很多:京沪铁路可以到;苏嘉铁路也可以到;京杭国道也可以到;航空的也比较快;水路乘长江轮船也可以到,只是慢些。同样,写字也是这样,我所取譬的各条路线,正好比你们从各家不同的碑帖入手,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地——把字写好。

又譬如说,你们现在面对着我,从不同的角度来讲,也只看见我一个面孔,而我却可以看见你们许多面孔。我在自问,在你们中间可有两个面孔相同的没有?没有。古人说:“人心之不同,如面焉。”真不错,面孔是各人各样的:有鸭蛋脸、瓜子脸、茄子脸、皮球脸等等,即使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,特征也是各样的。在外貌方面如此,在个性方面也自然是各样的。

那么对于选帖问题到底应该如何适当地、正确地解决呢?我的回答,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在讲牛头不对马嘴的话,甚至在老前辈听来也许会认为有些荒谬。好吧,为了我不愿做教条式的规定,为了比方的确切起见,我的回答很简单:“自由选择”——比如婚姻的自由恋爱,说得对不对,要诸位自己去估量。

为什么我要这样比方呢?我

轻浮而没有骨子的女子可以做老婆吗?不能干,如何把家呢?没有学问,语言无味,对牛弹琴,也是苦趣;是啊,不漂亮,又带不出门……啊哟!正好为难了。事实上在一夫一妻制度下,你又不可能把柳、赵、欧阳、颜几位小姐一起娶过来做老婆的呀!那么,我告诉你吧,不要听媒人的话,还是自由恋爱比较妥当,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要有主意,凡是健康、德性、才干、学问、品貌都应注意,自己去观察之外,还须在熟悉她们的交游中做些侧面访问工作。如此,你既然找到了对象、发生了好感,就赶快订婚,就应该死心塌地去相爱,切莫三心二意、朝秦暮楚。不然的话,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失败。

在这里,也有一种左右逢源的交际家。比方说某小姐,星期一的下午是约姓张的男朋友到大光明去看电影;星期二的晚上与姓李的男朋友有约,到老正兴去吃饺子;星期四的上午约姓王的男朋友去逛复兴公园;星期六的晚上约姓赵的男朋友到百乐门跳茶舞,安排得很好,他们各不碰头。下次有约,也是像医生挂号一样。她与他们个别间都很熟悉,可是谈到婚姻问题,张、李、王、赵都不是她的丈夫,还是没有结果。有些同学笔性真好,无论什么帖放在面前,一临就像样,一像就丢弃,认为写字是太容易了,何必下苦功,结果写来写去还是写

颜字的了。可是欧、褚、颜三家流传下来的名碑帖,每家都不止二三种,尤其是鲁公最多,那么到底应该学哪一本呢?你跑进了碑帖店,不是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吗?还有些同学,楷书是学过某几家的,行书又爱好某一家,自己觉得学得太杂了但又舍不得放弃哪一家。在这个时候,指导者给他做正确的指导或者替他做有决定性的取舍,我想是应该的。

初学者应先学正楷书,而正楷书应先从隋唐人入手,这是一般合理的考虑,是“走正路”的说法。拿速成来说,正楷的功夫至少也要三年;既然已选定了碑帖,至少要把这部碑帖临过一百遍,才有根底可说,才能得到他的气趣。所谓下工夫,应当在临、摹、看三者之外,再加上“背”的功夫。这些功夫的作用,摹是要得到其间架;看是要得到其神气;临可以兼得间架和神气;背则能使所学习的东西更为熟练,加深印象。

刘彦和说:“夫才由天资,学慎始习,研梓染丝,功在初化,器成彩定,难可翻移。”学习者初无定识,倘使不走正路,喜欢旁门侧径,自欺欺人,到日后,痛悔正恐不及呢!

(摘自白蕉《书法十讲》之二。白蕉,生于1907年,卒于1969年,姓何,名毅,字远香,号旭如,笔名白蕉,是海派代表书家之一。)

书坛传真

许嘉璐欧阳中石创作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碑》

本报讯 (驻山东记者常会学)日前,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撰文,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手书的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碑》完稿,即将勒石刻碑。揭幕仪式将在论坛开幕式上举行。

许嘉璐撰写的碑文凡二百六十六言,陶钧文思,辞令华采,彰

显“和而不同”的宽阔胸襟和深厚儒雅的文史底蕴。欧阳中石清新高雅、沉着端庄的行楷书写,俊朗飘逸、古朴华美,尽显大家风采。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碑》碑长9.6米,高1.5米,采用尼山青石,将坐落于孔子诞生地山东曲阜市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,成为尼山圣地的新地标。

周文彰除夕书法作品展举行

本报讯 (记者严长元)由国家行政学院书画研究院主办的周文彰“除夕书法作品展”9月2日至10月30日在该院文体中心举行。著名书法家沈鹏为展览作序。展览汇集了作者2003年以来创作的多幅书法作品,其中7幅创作于每年除夕的书法长卷引人注目。

沈鹏认为周文彰书法具有两个特点:“一是草书规范。草有源、字有据,没有随心所欲的编

造,这使得他的书法之路很正。二是布局大气。他以手中之笔尽情挥洒,纵横驰骋,每幅作品跌宕起伏、气息连贯,气势磅礴。”

周文彰,笔名弘陶,1953年生,江苏宝应人,现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出版《弘陶书法作品集》、《弘陶草书前赤壁赋》等。2009年,他主编的《书法研究博士文库》获中国书法“兰亭奖”出版编辑奖。

辽博收藏于连胜书法长卷

本报讯 近日,书法家于连胜书写的《庄奴歌词书法长卷》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。于连胜将台湾词作家庄奴创作的《小城故事》、《垄上行》、《甜蜜蜜》3首歌词写成书法长卷,意在表达对这位

“词坛不老松”的敬意,同时也为了纪念邓丽君女士。

庄奴1922年出生于北京,创作了《小城故事》、《甜蜜蜜》、《又见炊烟升起》等3000多首歌词,深受海内外华人喜爱。(程竹)

一墨大千自风流——书法家王宝心小记

张 末



王宝心作品

砚边随笔

近日易中天先生在沈阳看望赵本山,赵本山当场写张字送给易中天,易中天则作诗一首,用毛笔抄最后送给赵本山。

赵本山、易中天都不是书法家,按照常理,名人赵本山送给名人易中天一张字,那是业余水平的应酬之作,谈不上什么“文化含量”,易中天随便写张字回赠赵本山,两位名人的“礼尚往来”也就完成一个回合。然而易中天不是这样,他不但要送给赵本山一张“字”,更要

送给他一首诗,他要送给老赵一张“我笔书我诗”的“文化含量”比较高的“字”。这样的一张“字”,较之老赵的那一张信手涂鸦,是不是“文化”得多,可贵得多,也“值钱”得多?

易中天送给赵本山的那首诗是这样的:“君唱二人转,我讲三人行,走遍天涯皆芳草,满目艳阳春。漫道晨昏短,但问耕耘深,茄子黄瓜老玉米,泥上最清新。”这样一首浅显易懂、明白如话的好诗,发自文化名人胸臆,又得主人当场抄录,赵本山肯定会终生视为珍贵礼物。

易老师待朋友堪称慷慨。要知道,“诗”这个东西和好的书法作品一样,都因难得而宝贵,而“值钱”。

唐初欧阳询书法水平高,新罗国的商人就来中国买他的字拿回去牟利;稍后白居易诗名大盛,新罗商人又忙着倒卖白居易的新诗,据说从白居易手中搞到一首新诗,在新罗国那里可以卖到“万金”。到了清代,名人曾国藩请大书法家何绍基写张字,何绍基给人写字多是自己作诗、撰联然后书写,一时未得空闲,于是交差就慢了点。身居相位的曾国藩理解何的难处,只得屈尊纡贵,亲自作诗一首派人送给何绍基,顺便催一催“写字”之事。由此可见“诗”与“字”在从前那是可以等量齐观的,“诗”价绝对不在“书”价之下。笔者说易中天先生待友慷慨,原因就在这里。

与何绍基、易中天“我笔书我诗”不同,现在的“书法名人”

和赵本山一样,不管给谁写字,来来回回就是抄那几首唐诗、宋词,就是那几句不知抄了几百、几千遍的“厚德载物”“宁静致远”“澄怀观道”之类俗语,文化含量几近于无。不是他们不愿抄自己的诗,而是他们没有何绍基、易中天那样的实力,根本写不出诗来。他们抄写的唐诗、宋词挂在墙上,文化气息贫乏,何谈儒雅风流?这样的“名人书法”,不会有谁认为珍贵。

因此笔者认为,当今的书法名人,首先应该是个读书多、有文化的人,胸中多一点“丘壑”,笔下才能多一些“内容”。书法名人要么就别动笔,要动笔就应该写点自己的话语,哪怕是实话实说的大白话,也比尽抄唐诗、宋词好上一千倍。这样的要求对普通书法人来说,可能有点高,但是对于国家、省、市各级“书法名人”来说,就一点都不高。

现在的“书法名人”哪个没有大学文凭?有这么高的文凭却表现不出应有的水平与能力,是不是因为自己特别不爱学习?不爱学习偏偏又爱做“书法名人”,这样的“名人”占据了书坛的统治地位,要求这样的书法界出“大家”“大师”,岂不是缘木求鱼?

笔者索性再说深一点。“书法名人”若是认为上述的要求“太高”,那他主动退出“书法名人”的圈子好了,这很容易做到,从此不再出头露面好了。我们的书法界,不能总是由一群文化欠缺的人,来当徒有其名的“名人”。

写诗其实也不难。易中天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写诗,他读书多,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于是自然而然就会写诗了。于是在赵本山面前,他就可以不但写“字”,更能赠“诗”,展示一种“茄子黄瓜老玉米”以外的别样风景。书法家想向易老师看齐也不难,只需多读点古书,多想想书法本身的“文化属性”,多一点社会责任感。这样,笔下写出自己的话语,并不比练书法更困难。

书法上,你要自加压力,把自己锻造成彻彻底底的“文化人”。

作品选登



虚而不屈(篆刻) 朱跃灯



富贵浮云(篆刻) 尹永林

北京大城,南有方庄,人海茫茫,隐者浮现。有自署修心堂主者,善书,善画,善吟,善饮。每观于物,见山川田野,鸟兽虫鱼,日月星辰,风云雷霆,草木春秋,四时轮回,兴之所至,出品成诗,下笔成文。其性疏豪,喜怒痴迷,忧悲偷佚,思慕怨闷,无聊不平,狂逸烂漫,有动于心,一寓于书。欲挥毫,辄先饮,三杯五杯不解意,酒酣耳热始神通,或吟或啸,信手拈来,若行若飞,风流自在。既成,掷笔而笑,复寻酒……

修心堂主者,燕人王宝心也,以书名世,笔墨广播,李兰芳菲,而言事低调,自守书斋,纵情尺牍,五十年来,怡然自乐。其书初出欧、赵,兼习王、褚,师法晋、唐,且受益于大康、李铎、刘炳森、王学仲、刘艺诸家,临池砥砺,勤奋

潜修,尤工行、楷,书风俊雅,自成气象。苏轼论书:“书必有神、气、骨、血、肉,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。”修心堂主作书,实为修心。其早年行笔谨慎,不脱功夫字之传统,中年行笔奔放,自书自作,静中求飞,骨气雄强,精神横溢,乃为大观。

蔡邕《笔论》:“为书之体,须入其形,若坐若行,若飞若动,若往若来,若卧若起,若愁若喜,若虫食木叶,若利剑长戈,若强弓硬矢,若水火,若云雾,若日月,纵横有可象者,方得谓之书矣。”修心堂主尝言,花间一壶酒,挥毫有妙趣,醉来捉笔,满纸生动,实人生大境界也!又言:我写此纸时,我自用法。更引清人沈澹句自表:一墨大千,一点尘劫,是心所现,是佛所说。